

Mr. L. V. G. (L.)

May have Collected by
Gone with me now and
by accident have kept and my old
Days have improved.
Learned before now
Died to express in Chinese
particulars to you a book
written of course now
and it is good, too.
The first part express myself
as to how improve my
Chinese and Chinese
and transfer old and
new as you want, a book
for you to learn Chinese
is good and your understanding.

— — — *Alphonse.*

Альфонс

VI

小说 特写

пушкин
普希金文集



В. Соловьев (х)

Всегда я был
Свободен от земли
И не пронесло бы в корыстном порыве
Мысли бесовской изощренности,
Бесчестивой гордыни скопра
Людского во временах разгула и
Родительской любви к бесам
Придворной прелестной мухи
Лягушки в злую гримасу до листа.
Но вдруг настал королевский замысел
Все в лесах конопривые изогнулись
Дикари и птицы складывали чистоту,
Охота перестала между нами
Междудушко руки сунул в ладонь
Под пресную воду смыть у лица
И спасибо тебе Господину.

Абрам

卢 永 译编

ПУШКИН
普希金文集

VI

小说 特写

迎秀 磊然 水夫 刘辽逸
卢永 谢崇峻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普希金文集：全 7 册 / (俄罗斯) 普希金著；魏荒弩等译；卢永选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
ISBN 978-7-02-011122-0

L ①普… II ①普…②魏…③卢… III. ①俄罗斯—文学—近代文学—作品综合集 IV. ①I512. 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12024 号

责任编辑 张福生

装帧设计 刘 静

责任印制 徐 冉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 政 编 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中煤(北京)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2243 千字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18.25 插页 21
印 数 1—3000
版 次 1995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1122-0
定 价 680.00 元(全七册)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目 次

彼得大帝的黑人	1
书信体小说	43
已故伊凡·彼得罗维奇·别尔金小说集	61
出版者的话	63
射击	67
暴风雪	81
棺材店老板	95
驿站长	103
村姑小姐	116
戈留欣诺村史	137
罗斯拉甫列夫	157
杜布罗夫斯基	173
黑桃皇后	257
基尔扎里	293
埃及之夜	303
马利亚·绍宁	323
上尉的女儿	333
1829年远征期间埃尔祖鲁姆旅行记	467

注释

普希金的艺术散文 531

编后 566

彼得大帝的黑人

迎秀译

第一章

我在巴黎：

我开始生活，而不是无所事事。

——德米特里耶夫

《旅行者》杂志①

彼得大帝派了一些青年人到外国去汲取改造国家所必需的知识，其中就有他的教子，黑人伊勃拉基姆。他曾在巴黎军事学校学习，毕业时任炮兵上尉，在西班牙战争②中功绩卓著，受重伤以后回到巴黎。皇帝虽公务浩繁，却时常询问爱子的情况，而且总是听到称赞他的成绩和品行的话。彼得对他十分满意，几次叫他回到俄国来，伊勃拉基姆却不慌不忙。他用各种借口推托，有时说要养伤，有时说想继续深造，有时又说钱不够用。彼得都体谅他的请求，要他注意身体健康，夸奖他勤奋好学，尽管自己非常节俭，对他则毫不吝惜，把钱和父亲的忠告、教导一并给他寄去。

据历史记载证明，当时法国人的放纵轻浮、胡作非为和穷奢极

① 引自俄国诗人伊·德米特里耶夫的戏谑诗作《行前三天内写的 N.N. 在巴黎和伦敦的旅行》。

② 指 1718—1720 年英法反对西班牙的战争。

侈是无与伦比的。路易十四统治的最后几年，宫廷笃信上帝、傲慢自尊、讲求礼仪，现在都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了。奥尔良大公^①集许多杰出品质和各种恶习于一身，偏巧，连伪善的影子也没有。巴列-罗雅里^②的狂欢暴饮在巴黎已不是什么秘密了。而榜样是有传染性的。正在这个时候，约翰·劳^③出现了。贪图钱财加上追求享乐和漫不经心；财产荡光了；道德败坏了；法国人笑着、盘算着，而国家则在讽刺歌喜剧的戏谑合唱声中土崩瓦解。

同时，社交界则呈现出一幅极其有趣的景象。高度的文化和寻欢作乐，使各种社会地位的人们互相接近起来。财富、殷勤、荣誉、才干以及稀奇古怪的行为，一切有助于好奇心或令人感到满意而高兴的事，都同样受到垂青。文艺、学识和哲学都离开寂静的书房，出现在上流社会的圈子里以满足时尚的需要，驾驭着流行的见解。女性是主宰，但是她们已经不要求别人的崇拜了。表面上的彬彬有礼代替了深厚的敬意。黎塞留公爵^④，这位现代雅典的阿尔基维雅德^⑤，他的恶作剧早已成为历史，但却可以使人了解那个时代的风尚。

Temps fortuné, marqué par la licence,
Qù la folie, agitant son grelot,
D'un pied léger parconrt toute la France,
Où nul mortel ne daigne être dévot,

① 路易十四死后法国的摄政王。

② 奥尔良大公的宫院。

③ 约翰·劳(1674—1729)，苏格兰银行家和经济学家，巴黎“总行”的经理，法国财政部部长。

④ 黎塞留公爵(1696—1788)，法国元帅，显赫的廷臣，以行为放荡著称。

⑤ 阿尔基维雅德(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雅典杰出的军事统帅和国务活动家，当时以鲁莽和无道德信念著称。

Où l' on fait tout excepté penitence. ①

伊勃拉基姆的出现,他的仪表、教养和天赋的聪慧,在巴黎引起了普遍注意。太太们全都希望在自己家里看到这个 Le Nègre du csar^②,争先恐后地捕捉他的行踪。摄政王几次请他参加自己家里愉快的晚会。他出席晚宴,宴会上阿鲁埃^③的青春活力和肖里叶^④的老气横秋,以及孟德斯鸠^⑤和冯泰纳尔^⑥的交谈,使人精神焕发。他不放过一次舞会,一个节日;一次首演式,并且以自己的年华和天性的全部炽烈感情沉湎在这种消遣玩乐之中。然而,把这种懒散和令人眼花缭乱的娱乐换成彼得堡宫廷里那严峻而简朴的生活,并不是唯一让伊勃拉基姆害怕的事,还有其他强有力绳索把他拴在了巴黎。年轻的非洲人堕入情网了。

D 伯爵夫人已经不是含苞初放的年华了,但仍然以美貌闻名。她十七岁从修道院出来,就被嫁给一位还没有来得及爱上的人,而这个人后来也从未注意这个问题。传说她有几个情人,但是根据上流社会的宽容的法典,她享有良好的声誉,因为指不出她有什么可笑的或者诱人的风流韵事。她的家是最时髦的,巴黎优秀的人

① 法语:那才是自由放纵的幸福时光:
 疯狂的玩乐响着小铃铛,
 以轻快的脚步跑遍整个法兰西,
 哪—个凡人都不想祈祷上帝,
 除了忏悔,干什么事儿都可以。
 (引自伏尔泰的长诗《奥尔良少女》)

② 法语:沙皇的黑人。

③ 伏尔泰的真名。

④ 肖里叶(1639—1720),法国抒情诗人,小曲和情诗的作者。

⑤ 孟德斯鸠(1689—1755),法国讽刺作家,政论家,18世纪早期启蒙运动思想家。

⑥ 冯泰纳尔(1657—1757),法国哲学家,历史家。

物时常在她家里聚会。伊勃拉基姆是经年轻的梅尔维里介绍给她的。梅尔维里一般被认为是她最新的情人，而他也千方百计地让人感觉到这一点。

伯爵夫人彬彬有礼地接待了伊勃拉基姆，但没有表示什么特殊的殷勤。这使他感到满意。通常人们往往把这个年轻的黑人看作怪物，围住他，无数的问候和成堆的问题向他涌来。这种好奇虽然用好意掩盖着，但却刺伤了他的自尊心。女士们甜蜜的关注几乎是我们孜孜以求的唯一目标。但是，这不但不能使他感到快乐，反而使他心中充满痛苦和愤懑。他觉得，在她们看来，他不过是某种稀有动物，是陌生的、偶然被带到跟他毫不相干的世界上来得特殊造物。他甚至羡慕那些谁也不注意的人，认为他们的卑微是一种幸福。

老天创造他不是为了让他谈情说爱，这个想法使他不那么自信和自尊。这使他同女性交往时有一种罕见的魅力。他的谈吐纯朴而庄重。D 伯爵夫人喜欢他，因为她对法国人的俏皮话里那种无休止的玩笑和微妙的暗示已经厌烦了。伊勃拉基姆时常到她家去。渐渐地，她看惯了这个年轻黑人的外表，甚至在客厅里，她开始在那些扑着粉的假发之间，从黑黝黝的鬈发的头上发现了某种可爱的东西。（伊勃拉基姆头部受了伤，他没有戴假发而是扎着绷带。）他二十七岁，身材高大而匀称。不止一个美人儿怀着倾慕之情出神地看着他，不单纯是好奇。但是，抱有成见的伊勃拉基姆或者什么都没有觉察，或者认为这只不过是卖弄风情。然而，当他的视线同伯爵夫人相遇时，他的不信任感就消失了。因为她的眼神是那样和蔼亲切，她对待他的态度是这样朴实，这样从容自然，不可能怀疑她有卖弄风情或嘲讽的影子。

他没有想到爱情。可是，他必须每天看到伯爵夫人。他到处

寻找同她见面的机会，而每一次同她会面他都觉得是意外的天赐恩典。伯爵夫人先于他本人猜到了这种感情。不管怎么说，不怀期望、不附带要求的爱情，比各种引诱的盘算更能打动女人的心。当伊勃拉基姆在场的时候，伯爵夫人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倾听他所说的一切；他不在，她就闷闷不乐，陷入常有的那种心不在焉的状态。梅尔维里首先发觉了这种相互爱慕的关系，并且向伊勃拉基姆祝贺。局外人的鼓励比什么都更能煽起爱情的火焰。爱情是盲目的，是缺乏自信的，它总是急忙抓住任何支持。梅尔维里的话唤醒了伊勃拉基姆。能够占有这个心爱的女人，至今他还没有想过。现在希望突然照亮了他的心，他神魂颠倒地爱上了。被他的热恋吓坏了的伯爵夫人想用友好的规劝和理智的忠告来阻挡，但都是枉然。而她自己也逐渐软弱下来。不谨慎的酬劳迅速地接踵而来。伯爵夫人被她自己诱发的恋情迷住了，恋情使她瘫软无力，终于委身于惊喜若狂的伊勃拉基姆……

任何事情都瞒不过上流社会那敏锐的眼光。伯爵夫人新的风流韵事很快就众所周知了。有几位太太对她的选择感到惊奇，许多人则认为这是很自然的。有些人嘲笑她，另外的人则认为她有失检点，不可原谅。陶醉于热恋的初期，伊勃拉基姆和伯爵夫人什么都没有察觉。但过了不久，男人们那种语意双关的玩笑和女士们讽刺挖苦的评论就传到了他们耳里。伊勃拉基姆庄重而冷淡的态度使他至今还在防备着这种攻击；他不耐烦地忍受着，而且不知道怎样反驳。伯爵夫人习惯了上流社会的敬重，不能冷静地看到自己成为流言蜚语和嘲笑的对象。她时而含着泪向伊勃拉基姆诉说，时而痛苦地责备他，时而又央求他不要为她辩护，以免徒劳无益的吵嚷把她完全毁掉。

一个新的情况使她的处境更糟糕了。轻率的爱情的果实已经

显露出来。安慰、劝告、建议——一切都已用尽，一切又都无济于事。伯爵夫人已经看到必不可免的身败名裂，绝望地期待着。

伯爵夫人怀孕的事很快大家都知道了。闲话又以新的力量开始了。多愁善感的女士们因害怕而叹息，男人们则打赌：看伯爵夫人生个小白孩还是小黑孩。讽刺她丈夫的打油诗纷纷传了出来，他是全巴黎唯一蒙在鼓里、什么也没有怀疑的人。

命定的时刻迫近了。伯爵夫人的状况非常不好。伊勃拉基姆每天都到她家里去。他发现她的精神和体力都在逐渐消逝，她的眼泪、她的惶恐与时俱增。最后，她感到了第一次阵痛。很快采取了措施。想办法把伯爵打发走。医生来了。大约两天前已经同同一个穷苦的女人谈妥，让她把新生的婴儿让给别人；派出心腹把他接回来。伊勃拉基姆在紧靠卧室的书房里，不幸的伯爵夫人躺在卧室。他屏住呼吸听着她粗声粗气的呻吟、使女的轻声细语和医生的吩咐。她难受了很长时间，她的每一声呻吟都撕扯着他的心，每一次沉默的间歇都使他害怕……忽然间，他听到一声婴儿微弱的啼哭声，他无法克制自己的狂喜，冲进了伯爵夫人的卧室。黑婴躺在床上，在她的脚下。伊勃拉基姆走近婴儿，心猛烈地跳着，他用颤抖着的手为儿子祝福。伯爵夫人虚弱地微笑了一下，向他伸出无力的手……但是医生担心产妇过分激动，把伊勃拉基姆从她床前拉开了。新生的婴儿放在一只带盖的篮子里，经过秘密楼梯送了出去，接来另一个婴儿，把他的摇篮放在产妇的卧室。伊勃拉基姆比较放心地走了。人们等候着伯爵。他回来得很晚，当他知道夫人顺利分娩后十分高兴。这样一来，期待着一场好看的桃色风波的人们大失所望，只好用诽谤中伤去聊以自慰了。

一切都恢复了常态。但是伊勃拉基姆觉得他的生活应该改变一下了，他的恋爱事件早晚可能要传到伯爵耳朵里去。在那种情

况下,不论发生什么事情,伯爵夫人身败名裂就是难以避免的。他热烈地爱着她,而且也同样地被爱着。但伯爵夫人是个任性的、轻浮的人。她已经不是第一次恋爱了。她心中最温柔的感情也有可能变成厌恶和仇恨。伊勃拉基姆预感到了她变得冷淡的时刻。迄今为止,他还没有尝到过嫉妒的滋味,但已可怕地预感到了。他想,离别的痛苦应该稍微好受一点。于是,他打算割断这不幸的私情,离开巴黎到俄国去。彼得大帝和自己那模糊的责任感早已在召唤他了。

第二章

一天天，一月月地过去了。陷于情网的伊勃拉基姆不能下决心撇下他所迷恋的女人。伯爵夫人对他也越来越依恋。他们的儿子在一个边远的省里养育着。上流社会的议论也慢慢平息了下来，这一对情人开始享受着更加宁静的愉快。他们默默地记起度过的风暴，竭力不去考虑未来。

一天，伊勃拉基姆正站在奥尔良大公的家门口，大公从他身旁走过时停住脚步，递给他一封信，让他有空的时候看看。这是彼得一世的来信，皇帝猜到了他不回去的真正原因。他在给大公的信上说，他绝不打算逼迫伊勃拉基姆，伊勃拉基姆是否返回俄国完全听其自便。但是在任何情况下他都不会丢下自己从前抚养的孩子不管。这封信使伊勃拉基姆深受感动。他的命运从这个时候起就决定了。第二天他向摄政王提出自己打算立即到俄国去。大公对他说：“再考虑一下您要做的事情吧。俄国并不是您的祖国。我也不认为您将来什么时候会再看到您那炎热的故乡。不过，您长期居住在法国，对半开化的俄国的气候和生活方式会同样感到不适应的。您并非生来就是彼得的臣民。请相信我的话：利用他那宽厚的诺言留在法国吧。您为法国流过血，请相信，您的功绩和才能在这里不会得不到应有的酬劳。”伊勃拉基姆真诚地感谢了大

公,但坚持自己的意见。大公对他说:“我感到遗憾。不过,您是对的。”他答应让他退役,并把这一切写信告诉了俄国沙皇。

伊勃拉基姆很快就准备动身了。在他离开的前夕,像往常一样他在伯爵夫人家度过了夜晚。她什么都不知道,伊勃拉基姆没有勇气告诉她。伯爵夫人宁静而愉快。她几次把他叫到面前,为他那沉思的样子跟他开玩笑。晚餐过后大家都走了,客厅里只剩下伯爵夫人、她的丈夫和伊勃拉基姆。这个不幸的人简直愿意用世上的一切来换取同她单独在一起的机会。但是,D 伯爵那么安详地坐在壁炉旁边,看起来是没有办法让他走出屋子去了。三个人都默默无言。最后伯爵夫人说:“晚安。”伊勃拉基姆的心都缩紧了,突然感到离别的痛苦。他呆站着不动。伯爵夫人又重复了一遍:“晚安,先生们。”他仍然没有迈步……最后他感到两眼发黑,天旋地转,勉强走出了房间。回到家里,他几乎在昏迷的状态中写了这样一封信:

“我走了,亲爱的列奥诺拉,永远离开你了。我给你写信,因为我没有勇气用别的方法向你说明白。

“我的幸福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我曾经享受的幸福是违背命运和天意的。你不应该再爱我,令人迷醉的爱情应当消失。这个想法一直萦绕在我心中,甚至当我似乎忘掉了一切的时刻,当我偎在你的脚边陶醉于你热情的自我牺牲、你的无限温存的时刻……。轻浮的上流社会事实上无情地驱赶着那种理论上许可的事;它那冷嘲热讽迟早会征服你,使你那炽热的心冷下来,你最终会因自己的恋情而感到羞愧……那时我怎么办?不行!最好死掉,最好在那可怕的时刻到来之前离开你……

“你的安宁对我比什么都珍贵。当上流社会的视线集中到我

们身上时，你不会享受到安宁的快乐。回想一下你所忍受的一切吧，自尊心遭受凌辱，担惊受怕，回想一下我们的儿子出生时的可怕情景。你想一想，我还应该再让你经受焦急和危险吗？为什么非要把一个这样温柔、这样美丽的人的命运，硬是同一个勉强称做人的可怜的黑人的苦难命运联结在一起呢？！

“别了，列奥诺拉，别了，亲爱的，我唯一的朋友。丢下你，也就是丢了我一生中最初的、也是最后的欢乐。我没有祖国，也没有亲人。我要到令人悲愁的俄国去。在那里，我的乐趣将是我的完全孤独。今后我将投身于严肃的工作，这即使不能消除我对欢乐和幸福时日的让人心碎的回忆，至少也可以排遣一些。……别了，列奥诺拉，放下这封信就像是离开你的怀抱。别了，祝你幸福，希望你有时候也想念一下可怜的黑人，想念一下你那忠诚的伊勃拉基姆。”

当天夜里他就动身到俄国去了。

旅行并没有像他所料想的那样可怕。他的想象压倒了他眼前的现实。离开巴黎越远，他反而觉得永远舍弃了的事物越发生动，越发亲切。

他不知不觉地到达俄国边境。秋天已经降临，虽然道路很糟糕，但车夫却风驰电掣般拉着他前进。在他旅途第十七天的清晨到了红村，当时的驿道就经过这个村庄。

距彼得堡只剩下二十八俄里了。当车夫套马的时候，伊勃拉基姆走进驿站的小木房。屋子角落里有一个身材高大、穿绿色长衣的人，嘴里衔着陶制的烟斗，两肘支在桌上正在看汉堡出版的报纸。听见有人进来，他抬起头。“啊，伊勃拉基姆吗？”他从板凳上站起身喊道。“你好哇，教子！”伊勃拉基姆认出是彼得，高兴地想